速遞新鮮荷花襯托湘夫人

林懷民編《九歌》講求眞實

▲林懷民一身黝黑的肌膚，看起來更覺年輕健旺 本報攝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洪捷報道**：蘇拉啊蘇拉，請快快離去，否則，來往港台旅客滯留，連新鮮的荷花也沒法運抵文化中心大劇院。由林懷民率領的台灣雲門舞集，昨晚重演舊作《九歌》，爲該劇世界巡演拉開序幕。對藝術講求眞實的林懷民，特別以新鮮荷花，烘托劇中角色「湘夫人」出場，若荷花「失場」，觀衆只可看假花了。

「世上假的事物太多，我們在虛擬圖像中過日子，觀衆看到舞台上眞的荷花，一定很有感覺。」林懷民昨日在緊密的綵排中抽出半小時爲新聞界預演及接受訪問。事實上，早在一九九三年《九歌》於香港演出時，他已是用這種台灣稱爲「宅急配」（送貨上門）的方式，堅持讓新鮮荷花在封閉的大劇院舞台，瀲灩中散發清芬。昨日供傳媒拍攝時只能用假花做「替身」。幸好，荷花下午四時許運抵香港，再經檢疫及入境手續，演出前兩小時被安放舞台。

浴火之後重演舊作

爲何一定要台灣速遞荷花？原來，林懷民也希望在港澳、珠海等地找尋荷花，豈料現在已非花季，無法供應。「我們今年年初已跟台灣的花農說好，他們努力栽培，力求做到每場提供一百多片荷葉，三十多朵荷花。不過，《九歌》在香港演出之後要往澳門，然後到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廣州，以至莫斯科、倫敦巡演，時間要到明年一月呢。眞希望有哪位諾貝爾獎得獎者能研究出，改變荷花的DNA，讓它秋冬也能開花。」

過去曾說過，舊的作品未必再演，林懷民這回拿出一九九三年的舊作，無疑是新一代舞迷的慶幸。原來，決定重演《九歌》，寓意經歷了浴火之後，雲門舞集得以重生。林懷民以他快速卻又不失動情的語調說：「二〇〇七年封箱，《九歌》的布景太笨重，與雲門當今的走向不一致。二〇〇八年一場大火，把《九歌》的箱子燒了，放置面具的大箱子燒得炸開似的，但那些面具卻絲毫無損，所以我一定要讓《九歌》重演，讓雲中君再來說故事。」

面具是逃過一劫，布景及音樂卻要重新製作，「最初的音樂帶經已燒掉，只好從DVD中尋找，如印度、印尼等地的音樂，可是有些音樂已經絕版，要全球到處去搜集。」

第十七次來港演出

《九歌》是屈原將當時楚地祭奠詩詞加工凝練寫成，林懷民以歌舞祭奠的形式將古老的傳說展現給觀衆，當中有許多男巫女巫戴上面具的跳神舞蹈。林懷民說，這些舞蹈對很多人來說都極富吸引力。這次舊作重演，林懷民略有改動，剪裁精簡，但大致上沒有改變。反而是舞者已是大換血，由新生代去演繹，林懷民說，只要他們把舞跳好便沒問題。

在昨日的預演前，林懷民周到貼心地提醒攝影師們：「待會兒湘夫人身後會出現提行李的人，請別把鏡頭移開，繼續對準湘夫人，提行李者會自動入鏡。」

雲門已是現代舞壇的「金漆招牌」，每次來港演出，總是捧場者衆。林懷民誠摯地說：「雲門於一九七五年第一次來港演出，這次已是第十七回，非常感謝香港觀衆，幾乎每次都滿座。這次舞台重新製作，荷花重新培植，演員重新培訓。最後一場特別美，池水上有八百盞油燈延展至天上，但願能讓人們在緊張的生活中帶來心靈的放鬆。」

◀「雲中君」的面具遭受大火難得倖存 本報攝

有記者跟林懷民說，已買了票看演出，急於離開去工作的林懷民，除了回應一聲謝謝，還不忘回過頭來囑咐：「一定要鼓掌噢！」

不必囑咐，精彩的舞蹈，一定贏得掌聲。

雲門舞集《九歌》昨晚起（八月二日）至八月四日晚上八時十五分，八月五日下午三時在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，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，尚餘三日及四日少量高座，五日少量樓座門票。

◀相隔十九年，《九歌》再度出發，由香港開始作世界巡演 本報攝

▶《九歌》中的湘夫人撥弄澄碧水池，怎能沒有眞荷花？昨日預演時還是假的 本報攝

▲林斯玲的作品《塔林與香港》塑膠彩紙本

◀徐志鉅的作品《廊》油彩布本

研畫會年展周日開幕

【本報訊】香港「研畫會」本月五日至十二日於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行「研畫會二〇一二年展」。

「研畫會」已成立三十七年，會員爲資深畫家和美術教師，本屆展覽將有九位畫家展出風格各異，媒介多樣化的作品，包括：徐志鉅、林斯玲的風景系列、龐嘉楚、吳麗明、林笑容的抽象作品、歐中樑的建築結構、楊汝禮的花卉、楊婉鑫的電腦繪圖以及蘇玉貞的混合素材等。該展覽開放時間爲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（星期二休息）。

▲《九歌》的布景被大火焚毀，需要重新製作 本報攝

千人千面

陳天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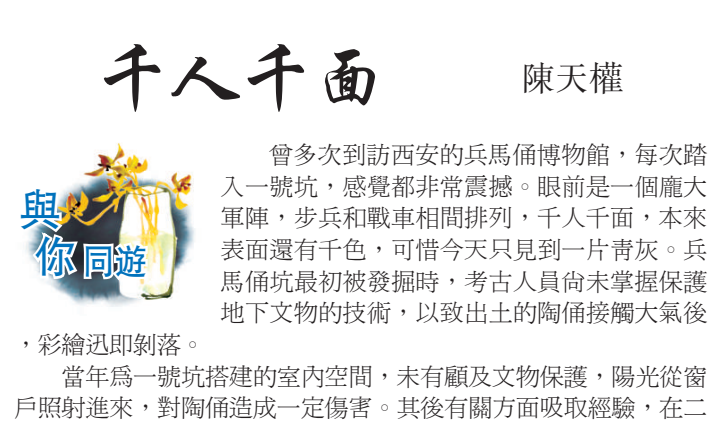
與你同遊

曾多次到訪西安的兵馬俑博物館，每次踏入一號坑，感覺都非常震撼。眼前是一個龐大軍陣，步兵和戰車相間排列，千人千面，本來表面還有千色，可惜今天只見到一片青灰。兵馬俑坑最初被發掘時，考古人員尚未掌握保護地下文物的技術，以致出土的陶俑接觸大氣後，彩繪迅即剝落。

當年爲一號坑搭建的室內空間，未有顧及文物保護，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，對陶俑造成一定傷害。其後有關方面吸取經驗，在二號坑和三號坑興建密封的上蓋，以有限度的燈光照明。經過多年研究後，專家已懂得保護彩繪，方法是使用加固劑，及讓陶俑逐步脫水風乾，令顏色不易脫落。

不過，今天考古家仍未敢開啓秦始皇陵。該座動用七十萬人、前後花了三十多年時間修建的陵墓，如同一座地下宮殿，埋藏了大量珍寶文物，同時亦滿布機關。據近代科學探測，陵墓範圍存有大量水銀，證實了《史記》「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，機相灌輸」的記載。《史記》亦說墓內設置弩矢暗器，以防有人盜墓。

考古人員未發現秦陵曾遭人盜掘，但兵馬俑坑卻不能倖免。有學者指出，秦始皇死後三年，項羽引兵西屠咸陽，殺子嬰，燒秦宮室，火三日不滅，兵馬俑也成了攻擊目標，留下焚燒痕跡，有大量武器被取走。考古發掘工作目前仍在進行，可望將來再揭開多些秦陵和兵馬俑的秘密。



兵馬俑一號坑的長方形軍陣

雙遊記

迷失菩提謠是這麼唱的：甘丹寺的天梯七七四十九繞，布達拉的夜路九九八十一回，我的菩提心不繞也不回，像那鹽湖平靜，像那鹽湖苦澀。七七四十九繞也摸不到天啊，九九八十一回也回不到拉薩。脫光了的心在雪中跑步，百千空行也不如它明艷。

甘丹寺就在去林芝路上的拉薩河畔，但在三千八百米高山上，山路盤繞近十回，路過許多氂牛牧羊才見到寺的建築群橫亘山頂。寺多處在重修，大殿裡是濃重的酥油味，喇嘛們在爲某個節日吧，在密鑼緊鼓地做酥油燈等。只有兩個年輕喇嘛不幹活，就倚在一起，一起用一個手機發短信。

布達拉的夜路

廖偉棠

回到拉薩，小活佛約我們去吃飯，席間一個著名的拉薩詞人，也是藏文化研究者，他說及倉央嘉措：「誰了解他寂寞的指尖？」我想起喇嘛發短信的指尖。

晚飯後，小活佛建議我們一起去轉一圈布達拉宮，於是我們在微薄的夜色下走在布達拉宮長長的宮牆下，直至夜濃。我一路轉經輪，一路爲家人朋友祈禱，這是我最虔誠的一次。走到龍王湖宗角祿康，就想起建造它的倉央嘉措，又想起他也曾在此夜色走下布達拉宮，走到雪中。「夜裡去會情人，早晨落了雪了。保不保密都一樣，腳印已留着雪上。」那是他驕傲而寂寞的故事。

四下寂寞，只有我們大步流星地走，擦着黑暗中的草木。夜裡的布達拉宮如陰陽魚漂在空中。

紅塵記事

體驗科學奧妙

慕秋

上個周日，全家人一起去香港科學館參觀。館內共有展品約五百件，分布在大小不同的十六個展覽廳，題材非常廣泛，約七成的展品均可由觀衆操作，適合不同年齡的參觀者。筆者觀看了一個環保講座，內容是關於香港的空氣污染，兩女一男三位模特兒公仔坐在那裡，他們有問有答，不僅會講話，眼睛會眨，還有舔嘴唇等活生生的眞人表情，很是奇妙。筆者研究良久，方發現三個公仔的臉部確是眞人的，是投影機的特技效果。

科學館的中央擺放了全館最大型及最矚目的「能量穿梭機」，穿梭機高二十二米，貫穿四層展覽場地，向觀衆展示能量與運動的轉化，是目前世界同類型展品中最大的一件。我們觀看中午一時的一場表演，於不同樓層，不同位置，追看紅色圓球在兩座高塔間過山車般穿梭往返，它們產生一連串悅耳的聲響及視覺效果，有些化作空中飛球，有些進入搖滾軌道，有些更會將鼓、管鐘、鑼、木琴等打出聲響。

兒童天地則是一個讓孩子們從小接觸科學的好地方。這個展廳最熱鬧，孩子們歡聲笑語，大人們也興致勃勃。在「泡泡競賽」中，我們將氣泡泵進裝有液體的柱內時，會看到大氣泡因浮力較大而趕上小氣泡；一隻小球在空氣的推動下，可以周而復始地不停轉動。在科學館，不僅可體驗科學的奧妙，也是一次快樂的親子活動。

閒情閒性

汪關印風典雅平和

李英豪

前些時曾在本欄述及明末（萬曆後期至晚明）篆刻名家汪關（尹子、大痴）之刻印。一位《大公報》長期讀友問及何處可尋其代表作品。

現今要蒐藏汪關刻的眞印，難度極高；着實要講機遇與緣分，其拓本也不易找到。陳浩曾收集汪關自製印，編成《寶印齋印式》（印人傳二、歷朝印識、廣印人傳八）。此外，在不少當時書畫家作品上之自用印，也出自汪關手刀。他除了有古篆奇字，得漢印眞髓外，亦常露新奇技法（如黏筆、黏邊、斑剝等），卻不失典雅平和風格，具自然之趣。圓朱文印更樸茂秀逸，婉暢靈巧；白文印甄現恬穆書卷氣。其章法、篆法、結構與運刀得心應手，沉穩而富神韻。筆者對汪關篆刻藝術評價甚高。

有時，他又喜歡借字法。例如**附圖**《趙宦光印》，乃四字朱地白文小方章，精緻入微，線條光潔挺勁，刀健利落。所謂借字法，乃從漢印中找得對應印章及字體，再以己意刻出，有漢印古味，但別具一己風格。**附圖**四字，是漢代趙舜、趙光私印，亦屬朱地白文。汪關融會貫通，可見他對漢印下功夫之深厚；蓋他早年已精嚴研探秦漢古印奧妙，盡汲華萃。

人間百貨

神秘女子

吳昊

這一陣子有文化人士重提女作家十三妹，大抵因爲前些時她的舊文被結集成書，讓新一輩讀者有機會見識她的辛辣文字。不過，一講到十三妹，我輩舊文化人總會嘆息地說：「神秘女子，人海傳奇！」

話說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有一份《新生晚報》，銷路甚廣，全盛時每天賣二十五萬份（其時人口只有三百萬），尤其副刊內容豐富，雅俗共賞，連知識界都愛讀。一九五九年該報副刊突然出現一個《十三妹專欄》，每日發表近二千字的文章，題材新穎、文筆銳利、氣勢磅礴、鬥志如虹，令讀者耳目一新，報界更另眼相看。十三妹專欄涉獵廣泛，論文學藝術思潮，批評政治社會時事，甚且擺擂台罵戰，非常打得，亦樹敵無數，但讀者看得過癮，每日購報爲看此專欄者大有人在。

十三妹是何許人？

大家只知她是個女作家，她在字裡行間曾透露過自己在一九五〇年隻身南來香港，初時生活不差，後來錢財用盡，被迫賣文，又苦於其時報紙地盤多爲「江浙幫」文人操控，她一介女流，獨來獨往，老遠站在這一行邊緣，所以不易維生。她獨居於港島跑馬地寓所，從不見人，對外聯絡就只靠電話了，所以從來沒人見過她的廬山眞貌。據說報館編輯最怕收到她的電話，因爲第一她愛罵人，第二她很長氣，令大家疲於應付。

不過，後來《新生晚報》銷路暴跌，十三妹亦失去她的專欄，其生活桎梏亦可想而知。一九七〇年十月九日，十三妹被發現暴斃，警方檢視其住宅，屋內只有一張床，並無傢俬，報紙書刊散布滿地，以木蘋果箱當寫字枱……景況相當淒涼。

醫學與養生

感受超聲波驅蚊機

思健

又是惡蚊肆虐的酷夏時節。蚊蟲折騰人類夠苦，人類視蚊子疾惡如仇而又奈之無何。

受廣告蠱惑，筆者買過一款超聲波驅蚊機，手機插電大小，連送一款細型腕表式，據稱外出攜戴可防惡蚊叮咬。

當晚筆者美滋滋地合上雙眼，腦海裡浮現美軍在越戰雨林地帶使用過的科技玩藝，心想今晚可得好好睡一宵了。誰知不到一個時辰，室蚊習慣了同一種高頻聲波又或者只聽蜻蜓拍翅聲，不見天敵來；又或者雌蚊樂聞模仿的雄蚊求偶聲，竟當你新式武器沒到，群起飛舞地發起新一輪攻勢。

筆者從床上彈起，將驅蚊機的開關加開一檔，說明書上說，調節超聲波的開關有三檔，最大的一檔連黃鼠狼也會被它駭跑。由於開足第二檔，蚊子照轟，再開足最大功率，此時也顧不上超高頻對人體有無影響了。

豈知第三檔不久也宣告敗陣，蚊魔仍照螫不誤。最後筆者出動拿手鋼，將超聲波腕表戴上。迷迷糊糊間，又被手臂奇癢驚醒，開燈察看，見戴腕表之手都有被惡蚊叮起的腫塊。

筆者起身點蚊香，無意中發現牆角處爬出一隻喝醉酒似的壁虎及幾隻中風似的蟑螂，顯然牠們是被超聲波所驅，筆者輕易地將牠們清除了。

也當是解除了筆者的另一個棘手問題吧，這要歸功於驅蚊機的功效，筆者爲此取消對產品投訴的念頭。